

顺外传内：菲律宾华人姓名的语言适应透视

韦钰 周庆生

摘要：菲律宾华人在移民国漫长的殖民化与多元文化社会中，形成了兼具“本土性”和“传承性”的独特姓名文化。当代菲律宾华人的姓名形式基本遵循菲国本土命名习惯，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华文化印迹。本文基于移民语言适应理论，通过考察与透析菲律宾华人独特而复杂的命名惯例、双名特征及姓氏演化历程，发现菲华姓名中的语言吸收与内化过程具有主体语和母语兼容并蓄的“顺外传内”型语言适应特点，其姓名“顺外”是华人谋生求生存使然，“传内”是中华民族坚守传承民族文化之应然；同时，菲律宾华人姓名中的文化耦合也体现了“华菲融合”的新型文化塑造。本研究从移民语言适应与文化融合角度探究华人姓名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成因，以期丰富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文化问题研究。

关键词：菲律宾华人；姓氏命名；语言适应；顺外传内

中图分类号：G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26)01-0149-10

DOI：10.20247/j.issn1671-1106.2026.01.013

引用格式：韦钰,周庆生.顺外传内：菲律宾华人姓名的语言适应透视[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49-158.

一、引言

菲律宾是东南亚唯一遭受过两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和美国)长期殖民统治的国家,菲律宾本土的马来文化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盛中不断发扬光大,这种大环境使菲律宾华人受到多重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地区,民族交往和文化接触衍生出了双语现象或双语制度,伴随而来的便有双名现象。对于南洋历史上的众多华人华侨先辈来说,集体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族群成员之间的共同标识,也无形中构建了一个具有民族归属感的共同话语空间,因而他们在族群内部常使用祖语交流或保留中文姓名(中式姓氏)^①;同时,他们也拥有所在国的官方姓名,被录入其户口或身份证件之上,由此成为合法入籍公民,享受各种权益,并按照该

收稿日期：2024-06-01；**修回日期：**2025-09-19

作者简介：韦钰,武汉工程大学(武汉 430205)外语学院副教授;周庆生,江苏师范大学(徐州 221116)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尼拉华裔移民语言适应研究”(19AZD038);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3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国际传播视域下国际中文教材的中国文化形象塑造及传播研究”(23YH62D)。

^① 安然、郭皎灵:《媒介中的“故乡”:华侨微信群内复合的地方感及其权力话语建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名分”履行公民义务,以融入移民国社会与主体民族当中。^①但是,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采用以汉字记录的中文姓名和拉丁文姓名并存的双名制,且后者大多为中文姓名方言读音的拉丁字母转写有所不同,菲律宾华人(尤其新一代华人)并非人人拥有中文姓名,他们的官方证件上一般只有拉丁文姓名,而其中文姓名的使用场合主要是家庭、华校或以书面语形式表述于华人受众的书籍、报刊中;拥有双名的华人,其拉丁文姓名并非都来源于中文姓名的汉字或华文音译,很多是毫无语言形式、内容关联的西班牙文或英文姓名。在社会发展中,姓名区分个体的需求不仅要服从标准化的社交规约,还要服从国家主权观念和一体化格局以及社会整合的需要。^②受西班牙和美国先后殖民统治的历史因素,使当地华人的语言和以语言为载体的姓氏命名彰显出多元殖民文化色彩。^③

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关注海外华人姓名中的语言及文化问题,重点考察了东南亚华人姓名的国别化嬗变、其中文姓名用字特点等问题。如:钱奠香对内地、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姓名用字进行了比较^④;金勇通过泰国华人姓名泰化的嬗变管窥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的境遇变迁^⑤;连涵芬^⑥,张锦玉^{⑦⑧},兑蘅^⑨分别对东南亚华裔学生、印尼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的中文姓名用字等特点进行调研,探寻背后的文化因素;朱媿媿以新马华人姓名为例,调查并统计分析他们的双名形式特征及折射的语言文化现象^⑩。但直至今日,聚焦菲律宾这一拥有高度西化文化的东南亚国度中的华人双名现象及其文化之研究寥寥无几。本文通过文本搜集与访谈等方式,结合相关语料例证,描述、分析以菲律宾公民姓名制度为基准的菲籍华人独特而复杂的命名惯例、双名特征及姓氏演化历程,并从移民语言适应角度挖掘菲国华人姓名背后蕴含的语言适应问题及文化融合趋势,以丰富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文化问题研究。文中出现的菲律宾华人姓名样本来自菲律宾某校某班级的学生名册、30余份调查访谈问卷、相关史料文献^⑪及菲律宾华人报刊网页^⑫。

二、移民语言适应

菲律宾独特的发展史不仅塑造了其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结构,也孕育了充满活力的语言多元化格局。有学者将菲律宾语言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从唯尊宗主国语言到发展民族语言、从强调单一语言到提倡语言多元化、从突出语言的政治性到突出语言的发展性。^⑬从一

①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

②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③ 姜兴山:《菲律宾华人文化重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④ 钱奠香、李殿臣:《内地、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姓名用字的比较分析》,《语文研究》,1999年第2期。

⑤ 金勇:《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

⑥ 连涵芬:《东南亚华裔学生中文姓名用字研究》,《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

⑦ 张锦玉:《基于印尼青年华人中文姓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八桂侨刊》,2016年第9期。

⑧ 张锦玉:《东南亚华裔青年中文姓名使用状况研究——以新马泰、印尼四国华裔留学生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⑨ 兑蘅:《马来西亚华裔学生姓名研究》,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8年,第129页。

⑩ 朱媿媿:《海外华人姓名使用情况调查——以新马华人姓名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1期。

⑪ 赵振祥:《菲律宾华文报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34、374页。

⑫ 参见 <https://www.cksc.edu.ph/archives/news/2273-2021-07-26-17-25-10>。

⑬ 郭卫东、刘敏:《菲律宾不同时期语言政策及其造成的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定意义上说,包容且发展的社会环境,为移民群体接触、学习主体语言,保持、传承故土祖语提供了客观条件与实践空间。

周庆生从移民祖语适应移居国主体语言视角,界定了移民语言适应的概念,并系统阐述了移民语言适应的五大类型:顺外传内(传承)、顺外弃内(同化)、隔外存内(分隔)、融外削内(融合)、游外离内(边缘化)。顺外传内型,指某个移民群体的祖语使用人口超过 7 成,居住国主体语言的使用人口过半,如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甘肃话回族移民(东干族);顺外弃内型指某个移民群体完全放弃使用自己的祖语,转用居住国主体语言,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地区的祖语甘肃话、陕西话的东干族,已转用乌兹别克语、俄语等语言;隔外存内型主要指某个移民群体大体集中于封闭的祖语圈内生活,大多数人不与居住国主体民族接触交往,不能使用居住国的主体语言,如意大利普拉托市的温州移民^①;融外削内型指某个移民群体的八九成人已转用居住国的主体语言,本人祖语文化大幅削弱,居住国主体文化不断增强,如泰国大多数华人^②;游外离内型则指某个移民群体没有掌握居住国主体语言与自己的祖语,游离于两种语言的边缘,如意大利某些浙江移民子女,来往于两地接受教育,感到不适^③。根据菲律宾华人移民的语言活力,福建祖籍华人(占当地华人数量的 90% 以上)的语言适应大致属于顺外传内(传承)型。^④菲籍华人姓名中的语言吸收与内化过程,亦能体现主体语和母国语兼容并蓄的传承型语言适应特点。

姓名系统属于语言以外的文化系统,但又不完全独立于语言,会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⑤ 姓氏命名惯例与其语言材料选择,既体现语言的本体性,更凸显社会文化性。三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华人迁移入菲,在持续频繁的语言接触以及为应对当地语言政策而不断调适语言使用的语言实践中,他们原有的语言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入籍姓名逐渐有别于母国传统姓名,但仍能寻得守护与承袭中华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

三、当代菲律宾人名基本概况

(一) 当代菲律宾人名特征

当代菲律宾人名的基本结构为:予名(given name)+ 中间名(middle name)+ 姓(surname)。据《菲律宾民法典》第一编第十三条有关“姓的使用”规定,除仅由母亲一方认领的私生子女应冠以母姓、被收养的子女应冠以收养人的姓等特殊情况下,正统的和准许出生的子女、由父母双方认领的私生子女等原则上应使用父亲的姓。现实生活中菲国人的姓氏大体沿用父姓,中间名常采用母亲的婚前姓氏。按照《菲律宾民法典》规定,女性婚后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形式记录姓名^⑥:(1)未婚时期的予名+父姓+夫姓(删去母姓);(2)未婚时期的予名+夫姓(删去母姓与父姓);(3)丈夫的全名+“夫人”称谓。

例如,菲律宾知名女歌唱家莉亚·萨隆加(Lea Salonga)的全名构成如图 1 所示:

- ① 徐华炳:《意大利普拉托的中国移民社会调查》,《八桂侨刊》,2009 年第 2 期。
- ② 游汝杰:《泰国潮州籍华裔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海外华文教育》,2015 年第 1 期。
- ③ 施安德:《意大利中国移民语言学习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八桂侨刊》,2013 年第 3 期。
- ④ 周庆生:《论移民语言适应》,《语言战略研究》,2023 年第 4 期。
- ⑤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8—19 页。
- ⑥ 蒋军洲译:《菲律宾民法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54—5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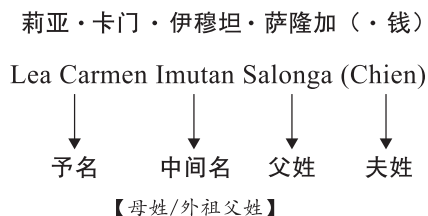


图1 莉亚·萨隆加的姓名构成示意图

西班牙与美国先后 400 余年的殖民史,使菲律宾的法律体制深受罗马法与美国法的影响。据统计,菲律宾建国后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中 25% 的条文完全取自 1889 年《西班牙民法典》,32% 的条文对旧民法典原有条文予以修改,43% 的条文是全新的规定^①。菲国正是在几种法制的交互影响中形成了融合亚洲、西班牙与美国三种文化因素的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与制度。西班牙的法制和后来取而代之的美国法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菲律宾的原有习俗,现代社会菲律宾人的命名制度亦是经过诸多深远影响和变化后的产物。可以说,当今菲律宾人名的构成特色是对西班牙人名与美国人名吸纳、融合与创新。

(二) 西治社会对菲律宾人命名方式的渗透

16 世纪中叶,西班牙开启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西班牙属菲律宾时期的菲律宾在文化与宗教信仰方面被迫接受菲西当局同化政策,以致菲律宾的原住民及华人群体的原有姓名被西班牙化姓名所取代。当今的菲律宾华人多是 19 世纪初入菲的华人后代,其祖先在西班牙殖民时期之前迁居至菲律宾,并融入当地社会。1849 年 11 月 21 日,菲西当局总督克拉维里亚(Narciso Clavería y Zaldúa)颁布了一项行政法令,随即附带印发了一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姓氏目录(其中列出的合法姓氏中,西班牙姓氏占据多数),以缺乏标准命名惯例不利于维护司法、政府、财政和公共秩序与统一宗教为由,要求新入基督教(天主教)的菲律宾臣民在姓氏名录中选择常用的西班牙姓氏或使用居住地的第一个字母为开头,为自己创造一个西班牙语发音的姓氏^②。时至今日,不少菲律宾人的姓氏仍保留有西班牙化姓氏的印记。

除沿用西化姓氏外,现代社会菲律宾人名的构成也受到西班牙人命名习俗的渗透,主要体现在父母选用与宗教相关的圣名为子女命名以及保留母亲婚前姓氏两方面。西班牙人的命名方式继承了古罗马使用并记父母双方的氏族名、家名的复合姓,且予名受宗教影响较大。西班牙记名法通常是个人予名前置,随后依次为父姓和母姓(有时中间添加连接字母),构成形式有两种:

1. 予名(given name)+父姓(father's surname)+母姓(mather's maiden surname)
2. 予名(given name)+父姓(father's surname)+y/i+母姓(mather's maiden surname) (“y/i”意为“&”)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新生儿会接受洗礼并得到神父起的名字(教名),天主教神父在给婴儿起名时常直接引用神名和宗教圣徒的名字,男性教名多如 Joseph、Pedro、Santiago 等,女性教名常用 Maria、Juana、Eva 等。如今常见菲律宾人以基督教名作为名字,如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jercito Estrada)、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Jose Rizal)等。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人名构成还具有复合双名的特点,即予名可由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由此可分为第一予名、第二予名。这一西化命名方式也被菲律宾人沿袭至今,菲前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的复合式予名正是典型例证。

^① 齐树洁:《菲律宾继承法研究》//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567页。

^②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C3%A1logo_alfab%C3%A9tico_de_apellidos, 2022-10-21.

(三) 美国文化在菲律宾人姓名结构中的遗存

菲律宾受美国殖民统治的时间虽不及西班牙长久,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美化”程度颇深,如今菲律宾仍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美国殖民者在语言上采取的策略与西班牙殖民者迥然不同,后者限制和禁止菲律宾人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前者则在菲律宾社会上大力推广和普及英语,并极力向菲律宾灌输美国文化。在美国属菲律宾时期美国殖民者的文化侵略下,菲律宾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家庭观念等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其姓名形式亦因袭成了美式姓名结构: 予名(given name)+ 中间名(middle name)+ 姓(surname)。

上文提到菲国人保留母姓并以之为中间名,这与美式姓名的构成特征有些相异,后者的中间名通常由父母选用某位亲戚或他们喜爱、崇拜的人的第一予名(given name),可以是母姓(婚前),但现实中并不多见。美国女性婚后不被强制冠上夫姓,可依照法律规定,在夫姓和婚前原姓氏中选择其一,作为自己婚后的姓氏。^①这项规约或引导了菲律宾民法典关于已婚女性姓名使用条文的编撰。

(四) 菲律宾人名中的奇趣一隅——昵称

昵称(爱称或小名)是菲律宾人名构成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特色,是他们姓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华人在内的众多菲律宾人都有昵称,这些易于上口的称谓具备较强的社交属性,在包括官方场合在内的几乎一切社交场域中被广泛应用。有的昵称不仅被印在名片上(用引号表示),还被许多公司登记在花名册里,一些菲律宾政客、业界领袖等社会名流都十分乐意接受被唤以昵称。与英语民族昵称的语言特征类似,菲国人昵称主要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双音节昵称的重音基本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可使音调更显柔和、亲昵。其昵称的由来与构成也有一定规律,通常包括:(1)将予名缩略^②,如 Elizabeth 的昵称可以是 Beth, Betsy, Liz 等;(2)取其名字里的一个音节单独或重复使用,如 Jejomar 的昵称可以是 Jojo, Jo 等;(3)根据家中辈分的排序而定,如家中么子是女孩,则昵称可以叫 Baby, Nene 等,男孩则可称 Junior, Jun, Junjun;(4)选取带有美好情感意味且自己与家人喜好的事物作为昵称,如 Apple, Mango 等。至于为何昵称在菲律宾社会中常起到重要的社交作用,接受笔者访谈的菲律宾华人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许一是为了拉近彼此的社交距离,增加亲近感;二是由于一些人的全名太长,读写均不显便利,使用“昵称”则便捷许多。

(五) 当代菲律宾华人的命名惯例

菲籍华人的官方姓名在保留一定成分的中华文化与民族情感的同时,亦具有同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相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当今菲律宾华人的姓名形式基本遵循本土人名构成习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文姓名成分。二战结束,菲律宾获得独立并成立共和国之后,政府规定华人自入籍后须采用拉丁文姓名,由菲律宾统计局(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登记入册,用于华校以外的几乎一切官方场合。在菲律宾,凡是已入籍归化的华人,其官方姓名须遵从菲律宾人名惯例,即“予名(given name)+ 中间名(middle name)+ 姓(surname)”的方式,中间名可缩写或省去。西班牙和美国统治菲律宾时对当地语言进行罗马化,致使华人姓名多依据殖民者语言的发音规则进行拼写。常见的菲律宾华人官方姓名命名惯例有以下四类:

1. 拉丁文名+(中间名)+ 汉语方言姓名(音译转写)

如: Harry Ong Ping Seng(王秉承)[闽南话]

Carlos Palanca Tan Quien-sien(陈谦善)[闽南话]

① 参见 Patricia J. Gorence. Women's Name Rights. *59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59)*. 1976: 876-899. <http://scholarship.law.marquette.edu/mulr>, 2023-01-23.

② 何海珍:《英文人名昵称初探》,《林区教学》,2010年第8期。

2. 拉丁文名+(中间名)+汉语方言姓(音译转写)

如: Andrew Brandon L. Ong(王郁崴)[闽南话]

Teresita Ang See(洪玉华)^①[闽南话]

3. 汉语方言名(音译转写)+(中间名)+汉语方言姓(音译转写)

如: Juan Bo Go(吴文焕)[闽南话]

Weibin Y. Xu(许伟彬)[普通话]

4. 拉丁文名+(中间名)+拉丁文姓

如: Jesse Manalastas Robredo(林炳智)^②

如今,大多数菲律宾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之中,更加倾向于典型的西方人命名习惯,以英文予名加上中文姓氏居多。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和英文教育的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华人热衷于采用英美国家的常用英文名字。

(六) 菲律宾华人双名的无关联特点

通过对比并调查所搜集到的菲律宾华人双语姓名形式可以发现,除部分拉丁文姓名为中文姓名方言读音的罗马字母转写的情况外,一些双名存在语言材料并无关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西文姓氏对应但予名无关联。受西洋文化影响,许多菲律宾华人的拉丁文教名与传统的西方人名无异,在语音与语义内容上带有浓厚的西班牙、美国及土著的语言、宗教等文化色彩,不与他们的祖语方言名字对应。如:华人 Jan Joseph C. Xiao(萧欣扬)的拉丁文予名“Jan Joseph”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名,与中文名“欣扬”在语音和含义上没有关联,但双语姓氏“Xiao”与“萧”的普通话读音相对应。二是中西文姓氏与予名均无关联。在笔者搜集到的72组双名样本中,有近40组双语姓氏和予名均不相应,其中一部分双语姓名分属不同语种且无语义联系,如: Daphne Jayn Cardenas(杨欣欣);另一部分双语姓名的拉丁文姓氏虽是由汉语方言姓氏读音转写而来,但该读音对应的汉字与中文姓氏不一致,如:

Calvin Jericsson J. Chung(陈嘉全): Chung—庄(闽南话)≠陈

Abigail Colleen Lim Que(骆玫伽): Que—郭(闽南话)≠骆

上述诸多复杂而独特的双名特色所反映出来的一大突出问题在于当地华人官方姓氏的特殊性,当前,仅根据一个菲籍人士的西洋姓氏,很难确定是否为华人。身为《美国姓氏词典》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语言顾问的学者何塞·费德里科·埃尔南德斯(Jesus Federico C. Hernandez)在概述菲律宾姓氏的起源和历史时谈道:追溯姓氏的起源,解读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要揭示这些名字所承载的历史——殖民历史、人口流动、文化接触、经济交流、身份形成、家族血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场所营造、生产和贸易。姓氏背后的故事如同姓氏本身一样具有个性^③。菲律宾华人姓氏的演化嬗变史同华人移民群体在逐渐融合、适应宗主国语言环境的历程一样,无不显现出“顺外传内”倾向。

① 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菲律宾知名的华裔社会活动家。Ang(洪)是其婚前姓氏,婚后改随丈夫姓氏See(施)。

② 林炳智(Jesse Manalastas Robredo),拥有华人身份的菲律宾前内政部长。林炳智先生的祖父Lim Pay Co(闽南话发音)在20世纪初从福建省移民到菲律宾,后改信天主教,接受了一位名叫Robredo的西班牙修士的洗礼,开始采用Juan Lim Robredo这一西化姓名,Robredo从此成为其家族姓氏(参见网络文献:Jose B. Perez. The untold story of Luis and Jesse. <http://nagueno.blogspot.com/2007/05/untold-story-of-luis-and-jesse.html>)。

③ 参见 Hernandez on the origins of Filipino family names. (2022-11-28)[2023-01-23]. <https://linguistics.upd.edu.ph/news/hernandez-on-the-origins-of-filipino-family-names/>.

四、菲律宾华人姓氏中的语言适应透视: 顺外传内

(一) 姓氏“顺外”: 谋生求存使然

1. 西班牙属菲律宾时期的西班牙化姓氏

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后,其对天主教的狂热被植入了殖民社会,不允许异教及其相关文化的存在,排斥异类文化。华人只能在经济行业获得谋生的机会,且与土著民一同被迫接受宗教同化政策。17世纪西班牙侵占吕宋后,西班牙人曾对华人进行屠杀,一些华人被迫隐藏自己的姓氏,改成与西班牙裔或当地土著的姓氏。17世纪初期教会当局规定,凡皈依基督教的华侨,在受洗礼时,必须改用西班牙名。^①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是否为天主教徒,几乎成为华人能否不被驱逐出菲律宾的主要依据。^②西班牙政府和传教士很快开始学习菲律宾民族语言,一些西班牙裔菲律宾人在该国还会说西班牙语。由于命名法令的推行,以及西班牙人鼓励中国居民居住在岛上与菲律宾人通婚并改信罗马天主教,许多菲律宾华人采用西班牙名字、姓氏与习俗。

西班牙属菲律宾时期,许多老一辈华人虽保有强烈的乡土与民族认同感,继续沿用中式命名习惯,但为求生存,会取用一个教名或常见拉丁文名置于中文姓名(或姓氏)之前,以便于当地人称呼。例如,名为“Tan Chong(陈冲)”的华人,为自己取了英文名“Jose”,那么他可以向当地人介绍自己的姓名是“Jose Tan Chong”或“Jose Tan”。这一命名趋势在1898年之后近50年的美国属菲律宾时期依然保持,并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菲律宾独立之后,华人政策放宽,新一代华人可以保留祖籍家族的单音节中文姓氏,西班牙化姓氏呈递减趋势。在笔者搜集到的姓氏样本中,西班牙语姓氏仅15个。同时期还有一类“创制姓氏”现象,当地华人采用的西班牙姓氏中除一部分是西班牙本土典型姓氏以外,另有一些是将自己多个音节的中文全名音译组合而成的拉丁文形式,如Gokongwei、Ongpin、Pempengco、Yuchengco、Teehankee等,以之作为其家族后代的姓氏。

2. 美国属菲律宾时期的姓氏“购买”

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只要遵循殖民政府颁布的各项行政法令便可较为轻易地申请归化为西班牙公民。而美国占领菲岛后,将排华法案植入菲律宾,华侨入籍变得异常困难。1920年,菲律宾议会根据《1902年菲律宾法案》及1916年的《菲律宾自治法案》,制定了公共法第2927号法案,即入籍法,该法律言明可申请入籍人士限于:(1)根据钟士法案的非公民之菲律宾原住民;(2)美国外岛领土之原住民;(3)美国公民或根据美国法律可成为其公民之公民。在此具有明显排华意向的入籍法规定下,华侨几乎没有资格申请入籍。^③

该法律导致众多新华人为了生计,纷纷“购买”当地人的姓氏,以此冒充长期居住在菲律宾的华裔居民或菲律宾人。所“购买”的姓氏来源包括:(1)菲籍人士的姓氏;(2)已返回中国人士的《外国人登陆证》并“盗用”该证件上的姓氏或身份;(3)通过被拥有菲律宾国籍的中国人(亲戚、朋友或陌生人)收养来自动获得菲律宾公民身份和新的姓氏。即使在今天,许多华人仍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基于实际出生情况的真实身份,另一种是“大文件(big papers)”身份,“大文件”指购买的移民文件。^④

① 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② 庄国土、陈华岳:《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③ 庄国土、陈华岳:《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6页。

④ Michael L. Tan. From Sangley to Tsinoy: Changing Identities among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PUBLIC POLICY, VOLUME XI*, 2013, pp. 83-109.

3. 菲国独立后姓氏传写失误阻碍华侨归化入籍

菲律宾独立后初期实施排华政策,使华侨的生计与发展前途受到严重且致命的威胁。纵然许多华侨决定申请归化为菲律宾公民,但烦琐、费时又费钱的入籍程序,让华侨的归化之路步履维艰。从申请入籍开始到正式批准为止,需要200多次签名并等待3个月或更长时间。《入籍法》中规定申请入籍者必须具备“没有可指责的适当行为”。由最高法院以判例得出31个“可指责的适当行为”,如:蓄妾;未依法登记为外侨,自以为是菲公民;申请入籍隐瞒事实;从事零售商业;非法使用别名;申请入籍虚报;未依法向移民局登记其子女,等等。

这些“可指责的不当行为”凸显出最高法院对于华人华侨申请入籍时存在着“有罪推论”与强烈的“排华”心态,直接导致相当大比重的外侨没能顺利获批归化入籍申请。如:1964年9月,最高法院在判决一名华人 Andres Ong Khan(安利斯·王·康)的申请入籍案时,以申请人曾非法使用“Andres Khaw”的姓名为由,判定其不宜取得菲国籍。其判词说:“申请人应当知道或者必须知悉,采用不同的姓氏或采用别名是犯罪的,它方便了各种舞弊的执行。”由于早期的华人不懂英文,在姓氏拼写方面常会发生错误,或有时因多次官方登记姓名时发生笔误,导致该申请人的姓名拼写中偶尔出现字母错误。如该申请人 Andres Ong Khaw,其姓名中间的 Ong 通常是母姓,这在西洋惯例中通常略去;Khan 和 khaw 仅一个字母之差,且是极其相似的字母,可以推测最高法院称其曾使用的姓名“Andres Khaw”显然是笔误的结果,并不存在欺诈成分。^①

可见,几个世纪以来,菲国华人在姓名结构、词汇选取等方面因受西治社会与美治社会的影响与渗透而呈现“顺外”趋势,这是华人移居异国,为努力谋求生存机会的无奈使然。

(二)姓氏“传内”:坚守传承应然

1. 中菲建交后华人的中文姓氏允许保留

1975年6月9日,中菲两国正式建交。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对华侨华人政策改弦更张,开始采取积极的同化政策,公平接纳华侨成为菲国公民,华人地位从此逐渐提升。为了解决当地华侨的身份问题,政府放宽了华侨入籍的诸多限制。华侨入籍之后可选择使用新的西班牙或菲律宾本土姓氏或保留中文方言姓氏(罗马字母转写)。笔者对谈的一位菲律宾华人受访者提到,她的父母均为福建晋江籍华人,其父亲自20世纪80年代初移民并申请归化为菲律宾公民,当被入籍管理部门问及是选择全新的西班牙/菲律宾姓氏还是保留中文姓氏拼写时,他选择了后者。毋庸置疑,菲律宾社会对华人的平等接纳,在重唤华侨华人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催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2. 新一代菲律宾华人仍保留拉丁文转写的祖语姓氏乃至全名

虽然,菲国华人在官方姓名形式和语言材料选择上基本顺应菲律宾姓名文化和主体语言,但许多新一代华人移民在“顺外”之时也不遗其本,仍保留拉丁文转写的祖语姓氏甚至全名,用于家庭、华校和华人社团等华人聚集场合,同时使用故乡祖语或华语交流,以表达对祖国文化身份的认同。有关闽南人赴菲贸易的记载始见于宋代史籍,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政权期间,闽南人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愈发频繁,此后闽南人成为菲律宾华人的主体,闽南语随之成为老一辈在菲华侨华人之间的沟通纽带。在菲华现实社会中可以发现,福建、闽南一带的方言音译姓氏,如 Ong(王)、Tan(陈)、Goh(吴)、Chung(庄)等,占比众多。除此之外,历经不同时期“风雨飘摇”的华文教育在众多保留着深厚中华文化特质的华人家庭与华人社团的努力下,得以生生不息、发展延续。当前,闽南语仍是当地中国城中的传统华人社团的主要工作语言,华人与中国新移民之间的共处渐渐融洽^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祖语姓名的保留和传承创

^① 庄国土、陈华岳:《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7页。

^② 代帆:《融合与维持:菲律宾华人的认同——基于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田野调查》,《世界民族》,2021年第3期。

造了条件。承认自身菲律宾人的主要身份,同时在语言与姓名上不同程度地保留中华民族归属,是华人赓续传承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自觉之应然。

五、菲律宾华人姓名背后的移民文化重塑

(一) 菲华姓名的“顺外传内”体现了移民语言的适应与平衡

姓名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系统,依托这种文化系统,海外华人的姓名在音译、意译等变革中衡量着对语言的认知与融合程度。^①菲国华人在官方姓名形式构成和语言材料选择上基本顺应菲律宾本土姓名文化和主体语言。西班牙属菲律宾时期,殖民政府通过补充西班牙语词汇重构和发展了菲律宾土著语言他加禄语,并以此作为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从语言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促进了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也丰富了包括华人在内的菲律宾人的姓名文化。美国属菲律宾时期,独尊英语的语言政策,使菲律宾有史以来首次确定了统一的通用语言,并沿用至今,仍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使用。随着英语的普及,美式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几乎全方位影响着菲律宾民众,自然而然渗透到了入籍华人的取名习惯中。由于种种原因,菲律宾在独立以来的现实政治中,始终无法屏蔽当地语言和文化中的美国影响与西班牙因素。^②与其说菲律宾土著民与外来移民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斗争中未能完全抵御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如说他们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来自世界的多样化语言文化知识。

(二) 菲华姓名的文化耦合塑造了“华菲融合”的新型文化

如前文所言,当今菲律宾华人的命名方式、姓名结构、语言材料等各方面均受到东西方多元文化不同程度的浸润,不同族群姓名文化之间的耦合互动,本质上是异文化的不断碰撞、调适与融合。身处异邦的华人族群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会因所处的社会与生存环境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早期移居菲律宾的老一辈华人华侨怀揣着“血浓于水”“落叶归根”的心理定势^③以及对故土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通过建立同乡会或华人社团,向子女传承祖语和中文姓名,阻止新一代华人青年融入当地文化,却在一定时期给整个菲华社会的团结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甚至阻碍了华人与当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融合^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人文化逐渐步入不断与当地主流文化调和与融合的过程,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菲律宾新生代华人中有不少人虽仍保持着本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但会在家庭内部使用以汉语为主的混合语言的同时,在对外交流中使用以菲律宾语为主的混合语言^⑤,可见华人的文化认同随着语言生态、社会环境以及族群互动等因素的影响而日趋呈现“转化”表征。在菲律宾的移民文化发展史上,华人的同化与融合,于华族来说是在多元文化模式下融入菲社会主流,于菲律宾而言是接纳华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加入菲律宾民族大家庭。^⑥当代菲律宾华人的文化特质正是多重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既有殖民文化与菲律宾文化的融合,也有华人文化与菲律宾文化的融合。正如菲律宾华人学者吴文焕所说:“华人学会和讲好菲语,不仅是融合的需要和标志,而且是华人在菲律宾生息,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华人自己谋生技能的需要。”^⑦菲籍华人姓名中

① 黄行:《中华文化圈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② 许瀚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变奏:菲律宾国语形成中的民族身份构建》,《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钟名善、朱正威:《中国传统文化精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④ 姜兴山:《菲律宾华人文化重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5页。

⑤ 沈玲:《认同转向之下菲律宾华人家庭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研究——基于500多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⑥ 黄滋生:《菲律宾华人的同化和融合进程》,《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6期。

⑦ 吴文焕:《语言与融合》//《卧薪集》,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2001年,第30页。

的中西文化元素并存,同样是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需要。华人社会为了生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展现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移民姓名文化,这是移民群体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获得平稳发展的历史必然。菲律宾国语委员会(Komisyon Sa Wikang Filipino)专门将菲律宾语定义为一种活语言(living language),它仍可以在不同场合、领域以及地区的日常使用中不断丰富。^①或许可以说,华人移民的“菲化”姓名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活文化”,它会随华人在继承中华灿烂文化衣钵后,积极顺应、融合于本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属于移民族群的现代新型文化。

结 语

菲国华人的“菲化”姓名,犹如东西方文化的“并蒂莲花”,可以看作一个基于“顺外传内”型语言适应与文化融合重塑的集合体。它以本土姓名制度为基准,入乡随俗采用西洋语言材料构成全新姓名形式,但仍保留中文姓氏,以此铭记与传承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基。世代侨居菲律宾华人在漫长的殖民化社会与多元文化社会中,尽管受到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巨大影响,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语言使用仍然能映射出中华民族性格的主要特质;与此同时,他们积极与当地文化理性融合,努力调和与重构传统文化,将继续为华人自身文化的更新进步、华菲族群的融合发展以及移民国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做出重要贡献。

Inheriting the Native Langu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utside Society: Immigrant Language Adaptation Perspective of Filipino-Chinese Names

WEI Yu ZHOU Qingsheng

Abstract: In the protracted colon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of the immigration host country, Filipino-Chinese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naming culture that combines “native” and “heritage”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Filipino-Chinese name forms generally adhere to Filipino naming customs, while retaining traces of Chinese culture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mmigrant language adaptation, examines the unique and complex naming conventions, dual-name features, and surname evolution process of Filipino-Chinese, revealing that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absorp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in Filipino-Chinese names exhibits a “concurrent external and internal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host language and the mother tongue. The “external transmission” of their names is driven by the imperative for survival, while the “internal transmission” reflects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itment to inheriting its cultural heritage. Additionally,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names also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ultural amalgam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ilipino cultur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and historical causes of Chinese nam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nt language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Filipino-Chinese; naming system; language adaptation; inheriting the native langu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utside society

【责任编辑:关英明】

^① Virgilio Almarino. *Pagpaplanong Wika at Filipino*. Manila: Komisyon sa Wikang Filipino, 2015, p. 99.